

钟山文艺丛书

柳岸飞莺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柳岸飞莺

柳岸飞莺
仙鹤荡

吴思九



钟山文艺丛书

柳岸飞莺

吴思九 徐朝夫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5.375 插页 1 字数 98,000

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,500 册

书号：10100·528 定价：0.35 元

责任编辑 朱建华

柳 岸 飞 莺

吴思九

一

今晚，柳岸生产队要改选队长了。这是每年秋播前的例行事情，虽然队委也都要改选，但还是这选举队长最当紧要。

柳岸生产队现任队长叫姜果化，今年五十二岁，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了。解放后，他先当了农业互助组的组长，后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，人民公社化后，便当了生产队的队长。二十多年来，除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了两年，其余时间，年年改选，年年连任。姜果化对自己充满着信心，以他的话说，只要愿意干，“队长”是水缸里的鱼儿——永远也跑不了！但在最近，队里有几个人却唧唧嚷嚷要把他改选掉，说他倚老卖老吃老本，老的不舍得丢，新的又不接收。特别是民兵排搞的那块试验田，在春玉米地里套种夏玉米，接着又套种晚玉米，这样连麦子在内，一年可收四熟。姜果化反对，说：“以前我们一年收两熟，现在一年收三熟了，再增加一

熟，误了季节可不是玩的。”结果把已挂红绒的晚玉米刨掉了，种上了胡萝卜，因此民兵们的意见特多。这就急坏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守山。柳岸生产队，不仅是东风大队的掌上明珠，也是胜利公社的先进典型。姜果化是大队最信得过的生产队长，只要公社、大队有什么安排，姜果化说一不二，坚决执行。对于这一点，有些社员也有意见，说他老是跟着上面的瞎指挥跑，最近几年把生产搞糟了。所以，对于今晚的选举，黄守山也特别重视。下午，他很早就来到了柳岸生产队，挨家挨户串门儿，名义上是征求意见，实际上是为姜果化定调子，拉选票……。说也怪，经他这么一串门儿，一活动，多数社员就说：“还是老队长好”了，尤其是那些老年的女社员，一提到姜果化给她们的好处，一把眼泪一把涕，还真有点感恩不尽哩！但也有那么几户新社员，不说姜果化好，也不说姜果化孬。黄守山认为，主要是他们参加会议少，政治上不开展，辨别能力太低了。或者是才摘帽纠错，心有余悸，不敢轻易表态。黄守山从正面给他们说了几句官话：“已落实政策了，就要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，爱护集体，好好劳动……”这一下，黄守山可放心了。在姜果化家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便把队委成员的人选，和姜果化统一了认识，关于队长人选问题，黄守山虽没明说，但也交了交底。黄守山说：“老姜啊，队里的一些人对你有反映。你要姿态高些，多作点自我批评。千万不能发火！现在什么事情都要民主，真难办啊。”

姜果化点点头，表示服从。

选举队长会议的地点，设在生产队的俱乐部里，一百多个社员，把这七架梁三开间的大房子，挤了个满当。选举前，黄守山先作了动员，姜果化来了段自我批评。他们虽没有划杠杠，定框框，但告诉大家要注意什么，防止什么。不出所料，原来的五个队委，又全部当上了候选人。这时，从人群背后，忽然传来一个人的慢吞吞的声音：“黄书记，一定要选党员当队长吗？”这是一个挑衅性的发问。黄守山抬起水泡眼，见提问题的人是刚摘掉富农分子帽子的孙来福的儿子——新社员孙汉学。他——四方脸上镶着两道镰刀型的浓眉，宽阔的双肩上，象馒头般结实的肌肉，把衣服顶高了一截子。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。下午，在南北灌溉大渠的小水闸上，黄守山征求他对姜果化的意见时，他还说了姜果化生活作风正派，助人为乐好，能吃苦耐劳……一大串好话哩！于是，黄守山随便应了句：“只要社员同意，选哪个当队长都行。”不过，黄守山早在肚里排过队了，在柳岸生产队，除了姜果化，没有第二个能当队长的人。他刚才的那句话，只是聋子的耳朵，做做样子罢了。

选举开始了，黄守山亲自调整会场。在靠北墙边上腾出一块地方，放上两条长板凳。被提名为队委的五个候选人面向墙，背向大家，坐在板凳上。在他们背后放了一张长条桌，每人背后放了一只白底花碗。社员们看着，笑着，笑得最开心的是一伙姑娘。

原来躲在屋角里的年轻小伙子，也都站起来，挤到了前面，想早点投了票，完成任务后好去寻开心处玩玩。监察员兼仓库保管员保强老汉，按照姜果化的布置，晚饭前就准备好了选举用的蚕豆。他数数人数，凡是有选举权的，每人发了五粒。

两个老太婆走到桌子跟前，看看前面板凳上各个候选人坐的位置，又看看手里的蚕豆，伸手正准备丢豆时，孙汉学又慢吞吞地喊了声：

“我有意见！”

姜果化等五个候选人，不约而同地转过了头。两个准备丢豆的老太婆立即缩回手，愣在了那里，不知怎么是好。黄守山猛吸了两口烟，抬起头，睥睨着孙汉学，说：“毛病真不少！你有什么意见呀？”

孙汉学的嘴唇在微微颤抖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向柱子旁边移动。多少年来，这个很少惹人注目的“平凡小人”，一时竟成了会场上的注目人物。

“汉学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”姜果化转过脸，言不由衷地说：“有意见就多向我提，今后我保证改正。”其实，谁不知道，姜果化的肚量比眼睛还小。他是最怕别人在社员面前向他提意见的。

“对，现在是民主选举，有意见都可以说嘛！”监察员保强老汉停止了发蚕豆，鼓励着孙汉学发言。

“我……我，我说。”孙汉学一看黄守山冰冷的脸，已到舌尖上的话，又缩了回去。

“噢！这人真奇怪，说有意见，可就是不提。嘻嘻！”黄守山冷笑着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现在你是新社员

了，有发言权嘛！”

孙汉学没有听懂黄守山话里有话，他鼓着很大的勇气，又一次发言说：“我们生产队靠在东海边上，哪一年没有台风暴雨？不要粮棉高产了就说是坚持了什么纲，抓了什么斗争得来的；减产了，又说是自然灾害的影响。我看啊，还是要从自个身上找找原因！”

嗨，平时不声不响的孙汉学，今晚竟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又那么大的道理。姜果化撞了他一句：

“什么原因，资本主义思想太严重！”

“什么叫资本主义思想啊？土地都归集体了，这叫资本主义思想啊？”孙汉学也立即回敬了一句。姜果化嘴都气歪了。他把脸转向了另一边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向搞惯批资本主义，斗修正主义的黄守山、姜果化，肚里却一时没有适当的词儿了。说句良心话，过去搞的一些批判，也是跟在别人后面喊的，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，什么是社会主义，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。

“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”孙汉学提高了嗓门，说话也加快了些，“可是，在我们队里，说要工分，就是不要革命，就是修正主义。我们是社员，不靠工分，靠什么过光景啊！”

“对，有道理！”工分迷黄金宝附和说，“现在的工分不值钱，劳动一天，只有两角，真是一天忙到晚，不如挤个鸡屁眼，我养五只鸡，一天能生四个蛋，可卖钱四角。”

“还有奖励粮、糖、烟呢！”另一个中年社员补充了一句。

“工分价格又不是我要它低的。”姜果化争辩着，“地里长不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不是地里长不出来，是队里不让长。”孙汉学故意把“队里”两个字拉长，使人听了明白：他不是指的哪一个人，而是指的一个单位。这个单位既是大队，也是生产队。孙汉学说：

“棉花营养钵麦前移栽和麦后移栽，前几年就有不少大队进行了，早发，高产，省工，可是我们队呢，说直播也曾丰收过，保险，结果今年……。”

“还有那抗旱，”黄金宝抢着说。看来他对生产队也有不少意见。“我们队里的地是夜潮田，白天干，夜间潮，怕涝不怕旱，棉花、花生又是旱作物，可是公社喇叭里天天喊抗旱，大队里天天吵抗旱，队里说不去抗旱罚工分。白天黑夜向花生、棉花田里放水，灌成了一片水洋。结果呢，往年亩产皮棉一百来斤，今年只收了六十斤，花生从亩产四百来斤降到了一百五十斤。这都是我们的钱啊！”

姜果化局促不安，仿佛不是坐在板凳上，而是坐在针尖上，脸红一阵白一阵。他突然站起来，冲着黄金宝说：“好嘛，你们的机关枪，迫击炮，手榴弹一起来吧，我姜果化全都不怕。三十多年来，我跟蒋匪帮打过，和地主斗过，与‘四人帮’干过，我一不偷，二不贪，三不偷鸡，四不摸狗……。我当队长，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，说啊！”

会场上的气氛极度紧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黄守山没有忘掉自己的身分，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和社员们顶角，只有因势利导才能解决问题，因此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压低嗓门对姜果化说：“老姜，冷静点！”接着又转脸对社员们说：“棉花、花生减产，不能怪队长，是我们大队的责任，有瞎指挥现象。今天是选举队长，关于生产上的问题，等年终评比时一发提嘛。”

黄守山的话，使会场马上安静了下来。他抓住这个机会，想把大家引导到选举队长上来，“时间不早了，早点选好，早回去休息。”说完又拉桌子，又端板凳，又放碗，准备马上入选。

姜果化憋了一肚子火。过去选队长，只要大队提个名，大家举手通过一下就是了。这次队长还没选上，倒挨批了一顿。他感到浑身不舒服，再想争辩几句，却被黄守山一把捺在板凳上了。黄守山说：“你们坐坐好，大家来丢蚕豆吧！”

“这种选举，换汤不换药，我反对！”孙汉学又放了一炮。这下黄守山火了，他转过身子，冲着孙汉学，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参加选举。”

“已经说过了，你是新社员，有选举权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表个态度，叫大家选我来当队长！”孙汉学怕别人听不清楚，把“队长”两个字拉了个长腔。“大家选我当队长，保证比果化叔干得好，改变柳岸的面貌。”

姜果化的脑袋象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，嗡嗡直响。他脸色煞白，手也在微微颤抖。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夺权，只是把他喊工的土喇叭拿走了，今天孙汉学竟在社员会上竞选队长，想夺他的实权哩！他觉得突然，可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其他人也惊住了，都在你看看我，我相相你，歇了好一会儿才议论开来。黄守山开始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后来听孙汉学说要比姜果化干得好，才嘿嘿一笑，肚里在说：“才脱了帽子，就想当队长，真真叫异想天开。”

准备丢蚕豆的胖老太婆，蠕动了几下嘴唇，第一个表态，说：“我反对！孙汉学成分不好。”

“是新社员了，可以当候选人。投不投他的票，由我们来决定。”一个中年社员发表了相反的意见。

“老队长当家二十多年，生产有经验，又是共产党员。我选老队长！”另一个原准备丢蚕豆的矮老太婆，担心姜果化选票少，把五粒蚕豆一齐丢在了姜果化的碗里。

“我今年三十一岁，和果化叔刚当队长时的年龄差不多。队长当不好，再把我撤掉嘛！”看来，孙汉学是打定主意当队长了。

这时，从人丛里挤出个人来。那是队上的无赖顾三狗。他歪戴着帽子，嘴里叼着半截子香烟，上衣搭在右肩上，右手弯着揪住衣领。他走到孙汉学面前，说：“你这小子有胆量，有种，你当队长比我强，我心里拥护。”

“怎么，你也想当队长？！”一个高个儿男基干民兵嘲弄着顾三狗。

“当队长有什么稀奇，又不是没有当过，嘿嘿。”顾三狗脑袋一晃，想起往事，得意地笑了。顾三狗当队长的事那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，那时他当了生产队里的造反司令，夺了生产队长姜果化的权，三天以后，就被贫下中农轰下台了。

“去去去！”工分迷黄金宝走过来，把顾三狗推到一旁，“要是你再当三天队长啊，我这个资本主义典型早给批进火葬场了。”又转眼对着孙汉学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汉学啊，我家劳力多，靠工分吃饭，要是你真的当队长，可别忘了多派点活，照顾照顾哥哥。”

高个男基干民兵揪住孙汉学的胳膊，做着鬼脸，开玩笑说：“哎，我说汉学呀，现在时兴竞选，你要当队长，得发表个竞选的纲领。你说说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什么能耐？”

“我当队长后……”孙汉学想了想说：“一整顿劳动组织，二建立规章制度，三加强劳力管理，四搞好副业，五……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另一个基干民兵打断孙汉学的话说：“那些空空洞洞的话，没有具体内容，要说具体的，我们高兴的，比如说一些生产的指标数字什么啦。”

“我心里有个谱儿。明年亩产一千五百斤粮，一百五十斤皮棉，四百五十斤花生，每个劳动日工价七角，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二十元，平均口粮五百二

十斤。”孙汉学象会计公布帐目那样，一五一十地说着各种数字。无疑，他对来年的生产，已作过了认真的考虑。这些产量和分配指标，姜果化也喊了多年，有时甚至更高，有人反对时，姜果化总说：“不怕达不到，就怕胆子小，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的产。”还说干革命就得要有这种雄心壮志。然而，指标年年有，年年总落空。对于孙汉学宣布的这些指标数字，多数人也摇头，少数人在琢磨。只有工分迷黄金宝兴高采烈：“七角！比今年每天多五角。汉学，真有你的，靠得住吧？”

“我看没问题。”

“那，那你当队长，我领头拥护。”

黄守山听了孙汉学讲的各种指标数字，只是轻蔑地一笑。他认为，孙汉学提这样的高指标，无非要社员投他的信任票。他本想浇浇冷水，又怕别人说他在包办代替，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把讲话的语气加重了，说：

“选举队长是件大事，大家要提高警惕，当心上当啊！”

站在人背后一直不做声的孙来福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他听出了大队党支书话中有话，怕又要大祸临头，便马上喝斥自己的儿子：“汉学，你别脑袋发昏，你是队长的料子吗？队长是党员的事！”

“党员能当队长，社员为什么不能当队长。”孙汉学一步不让，“我就是要当队长！”

“你这畜生，你还嘴硬，看我来收拾你。”孙来福

说着，手臂伸过来，想打孙汉学的脑袋，嘴里骂着，“还不给我滚回去！”

“孙来福，你想干什么？！”黄守山吆喝着，“这是会场。不是你们家里，你在这里胡闹什么！”

孙来福觉察到党支部书记话的分量，本能地、一声不吭地退到屋角里去了。他的儿媳妇施秀英也怕惹出事来，忙停住手里的毛线活，对孙汉学高声嚷着：

“你这死人，你有什么本事，家里的事管不过来，还想去管一百多人的生产队，别睁着眼睛说梦话了。”

“过去我家成分不好，有劲没处使，现在是新社员了。我要为生产队服务，多打粮食，多拾棉花，多收花生，支援四化建设。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孙汉学越说嗓门越高，一字一句象重锤敲击响锣，与其说是说给父亲和妻子听的，倒不如说是说给会场上所有的人听的。但施秀英不理睬这些，只是一股劲地说：

“我们当社员，我们不当队长，我们当社员，我们不当队长。”边说边走到桌子跟前，用恳求的口气说：“黄书记，老队长，汉学这半死不活的人，说话没个准儿，他不能当队长……”突然，她伸手到监察员保强老汉的提包里抓了一把蚕豆，放到姜果化背后的白底蓝花碗里了。

“我还是选老队长当队长！”施秀英丢完蚕豆转过身子，微微笑着，又擦过孙汉学的身旁走了。保强老汉嘿嘿笑着抹了抹半寸长的胡须说：“要论种

田，重活——推车挑担；轻活——扒花生、拾棉花，队里哪一个也赶不上汉学。选汉学当队长，接接果化的班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！”

“我们在河安农中读书时，汉学最用功，样样功课都是优秀。”与孙汉学同年龄的一个社员说：“孙汉学是好样的，能当队长。”

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表了态。



“对，老队长也该歇歇了，换个新人吧。”

“让汉学试试，不行再换下来，反正老队长是老党员。谁干他也会撑腰的。”

几个喜欢开玩笑的男基干民兵，抓住机会故意试探孙汉学：

“汉学，你得把话说明白些，我们才能表态呀。”

“汉学，你看看我们基干民兵有多少人？你把我们说服了，民兵一投票，准你选得上！”

“汉学，你的指标多美啊！我听了晚上睡不着觉！可是达不到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赔产！”孙汉学严肃地回答。

“怎么个赔法？”高个男基干民兵又问。

“我不要工分，不要口粮，不要报酬。”

“嗨！说得倒轻巧，你和你老婆，加上你老婆肚里将出世的人，一共只有两口半，能有多少工分、口粮赔？啊！”

“拆房子卖了也要赔。”

“我们柳岸生产队一百五十来人，每人平均一百二十元，得要一万八千多！你赔得起吗？你那两间房子能值几个大钱呢！”

“明年冬天，我家里还要养两头大肥猪，不够的话，把自行车卖了，把缝纫机卖了，再不够的话，把老婆卖了……哎唷！”孙汉学正说着，后脑门上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施秀英用结毛线衣的针在刺他。孙汉学一面用手摸着痛处，一面怪老婆：

“看你……”

这么一来，把开会的人全逗笑了。施秀英先向丈夫瞪了一眼，也用手护着嘴直笑。孙汉学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孙汉学身上，黄守山心想，会再开下去可能要出岔子，便宣布说：

“选举队长，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一件大事，大家不要轻易表态，考虑好后，明天晚上再开会选举吧，散会了！”

等人走完以后，姜果化拉着黄守山到晒场角上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黄书记，对今晚的会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今晚的会开得很好嘛！”黄守山言不由衷，打着官腔说：“让大家发扬民主，提提意见也是好的，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。”

“我看，今晚上是一次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抢班夺权活动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会上吵吵嚷嚷的尽是些什么人？富农分子，不，富农子女孙汉学，无赖顾三狗，做梦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黄金宝，老迷糊周保强，还有那些东风东倒，西风西倒没有立场的人。”

“话不能那样说。”黄守山虽同意姜果化的一些看法，但在下级面前，又不便说出心里的话，“他们都是社员嘛。”

“别人不知道，你支书还不了解吗？我姜果化从